



八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独居东京的萧红想起了祖父。王鹤在《过眼年华 动人幽意：从萧红到叶嘉莹》中这样写道：

小时候挨父亲打，都是祖父安慰她：“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！”1936年底，萧红独居东京时想起祖父，难抑凄伤：长大是长大了，却没有“好”。

读到此处，我黯然神伤。这个饱受磨难、没活过31岁的女人曾对好友聂绀弩感慨，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。”她看到了困境和局限，却不知道，自己到底飞了多高。也不知道，若能好好珍爱自己，一定还能飞得更高。

时光流逝，那些长大了也不能“好”的困境和艰难，生生不息。带着稀薄羽翼的萧红们，依然在种种局限里，顽强又执著地飞。这些注定要

王鹤与她的她们：传奇和回望的多重动人

浓玛

着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、勃发的自由天性和才情，带着逃不脱的情感伤痛和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，在社会变革、战乱流亡、贫困疾病、政权迭更中奋力飞越，单薄的翅膀承载起时代命运和女性命运的双重负荷。她们的飞越，也因此特别的悲壮精彩和丰富动人。《过眼年华 动人幽意：从萧红到叶嘉莹》里的十七个民国才女，正是如此。她们的飞越，串起清末民初、整个民国直至民末之后的漫长历史。这些作家、学者、诗人、艺术家或声名赫然的太太、夫人们，无论出身世家闺秀还是贫寒人家，都被命运抛进天翻地覆的时代大变局里，在新旧制度的冲突中去经历她们跌宕起伏、悲欢离合的传奇人生。有人幸运，如鱼得水，做了太太还能做站在自己脚上的女子，名望与丈夫比肩，比如杨步伟、陈衡哲；有人困顿，生计艰难，梦想总是被现实截得七零八落，甚至过早陨落，比如言慧珠、庐隐、萧红；有人身处忧患，却凭借强大的内在力量，飞过沧桑绝处逢生，比如沈祖棻、梅娘、叶嘉莹。她们的动人传奇，如果淡去历史的背景，几乎是永恒的。

王鹤看到了这种永恒，她的回望，也因此动人。

传奇是她们的，过去了的，老旧的。王鹤在回望里衍生出此时此世的映照，这是她的，崭新的。王鹤忠于自己的判断与认知，凝视她们的内心和命运，以她学养深厚、凝练干净的笔力，传神细致地梳理她们血肉丰满的传奇故事，并在对那些历史时刻、时代局限、人性局限的终级思考中，寻找她们的人生硬核和精神力量，成全了我们对她们的了解、想象与情感关注，最终完成一种生命的连接与观照。

在这种连接与观照中，王鹤与

她笔下的她们，气息相通，像精神上的姐妹。这种精神血脉上的亲情，濡染与衍生出了不同时空中女人间的亲近。在这种亲近中，那些逝去的她们，变得如此亲切而有温度。那些人世的沧桑，仿佛都在我们阅读中得到了某种安抚。或者说，在我们内心深处某些甚至不被自己知晓的隐痛，在不经意的阅读中被一种透彻，深深地安慰了。

在这种连接与观照中，王鹤竖起了一面神奇的生命镜子，把丰富的女性人生范本和镜像，一一呈现给我们。透过镜子，我们看那些故人，如何度过一生，恍若自己正在经历这些奇异的人生。那些似乎已经远去的往事，总是以似曾相识的样子，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对镜梳理，获得激越的力量，获得镇静的安妥，获得登临高处的豁然。

这重动人，在王鹤持续不断的写作中，成为使命般的鲜明标识。

回望中，王鹤总是把最抽丝剥茧的痛感，留给那些天才的女作家们，这不仅仅是同性间的生命关怀，也是写作者对写作者的动人致意。在《过眼年华 动人幽意：从萧红到叶嘉莹》中书写萧红人生和创作的双重脱轨，冷静克制的王鹤竟有了一种少见的纵情。萧红野性狂放的人生惊险、天马行空的绝代才华、苍凉悲怆的凄苦飘零和令人扼腕的局限残缺，在王鹤的梳理和深思里，清晰、饱满、透彻，充满感染力，让爱怜与惋惜，经久不散，盘桓在我们内心一触即发的某处。

太多的心难平，让王鹤更加偏爱那些修养深厚、理性内敛、内心强大、冲破了性别和时代局限的女人。在王鹤的眼里，她们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无常和伤痛仍能有所持守、有所完成的“弱德之美”，是一种

光芒和烛照。她们最终活出的不屈和丰饶，是一种超越和圆满。把叶嘉莹作为《过眼年华 动人幽意：从萧红到叶嘉莹》一书的压轴，也正是王鹤的一种深意吧。

王鹤说叶嘉莹：

屡经战祸哀乱，饱经忧患。她的一生，更将颠沛之苦、生计之艰与生离死别、遇人不淑，都样样尝遍。她被苦难深邃地浸泡过，却从一己伤悲里超拔，并臻于丰美、醇厚的大境界。

此是一层。再说时，又多了另一层：

看她的故事，不会免会想到：经历困厄的人很多，大众会对其中的一部分寄予深挚同情，更会对另一部分人产生由衷钦佩——他们也曾悲剧的泥泞中辗转挣扎，最终却凭借坚韧与热爱，以一缕一刻的精湛创造，丰富、完善了自己和身外世界，传承了一脉文化香火。

到了这一层，王鹤回望的目光，由她们而及他们。在投向绝境中积蓄精神力量的女性之时，也投向了积淀在历史中的种种文明。正是努力透过那些已经流逝的个体遭际和文化景观，去还原历史的丰满和弹性，去延续历史的肌理、血脉，去触摸那些时代的脉搏和灵魂，去释放与寄托自己对古典文明的乡愁。王鹤回望她们的写作，在寻找、深思中确认女性精神力量和自由之路的同时，也因此实现了文明香火的续接传承。那些轮回般的生存残酷、苦难困境，也因为这种续接传承的给养和烛照，呈现出令人安慰的镇定、温暖、硬朗。让后来的我们，因为种种看见和知道，得到充足的能量和智慧，到达一种精神的广阔，有了向死而生、向痛而爱的超越可能。

此重动人，意义何其深远。

古人读书推崇“三上之功”：枕上、厕上、马上，而我另推崇乡村“三读”：雨天读书、午后读书和牧鹅读书，这是乡村馈赠与我的特殊经历和丰厚收获。

A/ 雨天读书

我生在农家院。小时候，乡下的农活安排得很挤，大伙儿难得有空闲歇息一下，于是就盼望雨天——外面水天涝地的，农活没法干，大人、孩子就可以借机“放假”。雨很大的时候，人们偎在屋内，大人在炕头休息，像我这样般大的农家娃则恰好可以趁机趴在炕上读书——没了农活的挤迫，自然有充足的时间去读书。

雨点砸下来的时候，我便躲进西屋，独自一人往炕上一仰，头枕着馒头一样的行李卷儿，读书。这种氛围读书最适宜不过了——没有闲人、闲事来扰你、烦你，你就捻着书页，认认真真、轻轻松松、不慌不忙地读书便是了。往往看到入神处，屋外打闷、响雷都浑然不知，那真叫一个“人定”！书中的人和事，如流水一般滋滋溜溜地钻进脑子，读得人忽而心潮澎湃，意气难平；忽而心舒目朗，周身通畅。诸般感受，跌宕胸中。上下千古事，统聚一炕上，怎一个“惬意”了得！

B/ 午后读书

虽说要上学，但在乡下，像我这般大小的农家娃们，家中还是有很多农活要忙的：割草、牧鹅、拎水、浇菜、摘菜、铡草、喂猪、锄草、扫院子、抱柴禾……不到掌灯时分难得歇口气儿。因此，躺在热炕头上看会儿书便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。

我平时喜欢连环画（小人书），家里积攒了数百本。夏天的午饭后，天热，人乏，眼皮打架，这个时候，父亲往往会给我放一个小时的“午睡假”。这个时间段是很难得的，因为一个小时之后，我就要跟着父亲、顶着毒辣的太阳去田里锄草。所以，我特别珍惜“午睡假”，觉是舍不得睡的，吃完饭，我风风火火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摞连环画来，趴在炕上，迅速地翻看起来。

屋外静，青麻叶、倭瓜叶都被炙热的阳光烤得卷了起来，鸡鸭鹅们也溜到树阴下、沙堆里，张着嘴巴吐着热气，懒得叫一声；屋内更静，一个人，一只猫，人不吵猫不叫，只有翻书的声音和墙上挂钟的钟摆晃动声。这种环境很容易让人昏昏睡过去，而我却精神得很，瞪着眼睛聚精会神地读书！书让我远离闲意，《苏武牧羊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保卫延安》……书中那些故事，我连在梦中都能倒背如流。那些精巧的画面，在我的眼前不断地铺展出各种场景，我就在这些不断迭现的画面间，闪展腾挪，纵横古今……那样的午后，那样的书，不仅给了我丰富的知识，辽阔的视野，无尽的遐想，也使我至今都还拥有着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——书香的回忆。

C/ 牧鹅读书

家里养了几只鹅，我自然也就成了家里的“牧鹅司令”。趁着牧鹅的当口，我也能读书。

放学后，从家里把鹅们赶到村外的草甸子上，我便完成了牧鹅任务的一半；另一半任务便是仰面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，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书，惬意地读起来。牧鹅时读书，享受的不独是书的温馨，还有天的辽远，风的清爽，鹅的惬意——那帮家伙把嘴巴伸在嫩草中，吃得山高水长！我手捧书卷，“神游天外，心鹜八极”，享受着读书带来的快乐；忽而激动得义愤填膺，扼腕击节；忽而感动得泪雨滂沱，涕泪横流。我同书中的人物一起哭哭喊喊，人书合一，浑然一体，兼有清新的青草气息直灌鼻孔，萦绕全身，真是心旷神怡，妙不可言！——挺琐碎的农活，因为有了书，让我过成了“乐不思蜀”！

莎士比亚说：“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”。当我见缝插针、挤出时间读书时，当我的眼睛和心一起与书中的文字约会时，我能感觉到那些印在白纸上灵魂瞬间活了过来。“身不饥寒，天未曾负我，学无长进，我何以对天！”正是在这种读书理念的支撑下，我努力地汲取着知识的滋养。靠着这另类的乡村“三读”方式，我一步步地眼界开阔，知识大增。读书，砌就了我的进步阶梯，它镀亮了我平凡而伟大的乡村生活。



耕读人家

今天，你怎样读书？

赵柒斤

身处“一屏万卷”的时代，你将如何习惯这种“无纸状态”下的阅读生活？又将如何在传统的纸质阅读与不断创新的数字阅读中抉择与取舍？这两个问题，成为当下每一个阅读爱好者不得不思考的“必答题”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“阅读”如今都是既令人熟悉、又感到有些陌生的一个词。熟悉是因为长久以来大家都以纸质的书籍、报刊等为阅读载体，无论正襟危坐地认真读，还是斜靠沙发随意翻，抑或是躺在床上侧身看，鼻子能闻到油墨香、耳朵能听到纸张摩擦发出的“哗哗”响；而说现今“阅读”让人感到有些陌生，是因为我们几乎把所有“可利用的时间”都用在了“划屏”“听书”等新的方式上，以至于很少对阅读的本质加以思考。

诚然，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的阅读由自己做主，也秉持自己的阅读由自己做主——翻什么书、看什么报及以什么方式来阅读，自己拿主意。随着出版内容和先进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，数字阅读、有声阅读、可视化阅读等新闻阅读方式已颠覆了我们对传统阅读的认知，图文、音频、视频及AR/VR技术的加入，使阅读变得生动立体，未来的数字阅读将变成融合各种感官体验的沉浸式阅读。在5G高速度、低延时、大容量的技术优势带动下，“万物皆可为媒介”，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。而且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的深度数字化将大幅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，数字阅读不再仅仅局限于手机、电脑等现有终端，未来各种终端阅读设备之间能做到无缝切换，智能手机、车联网、可穿戴设备、智能家居等等，都将成为阅读的载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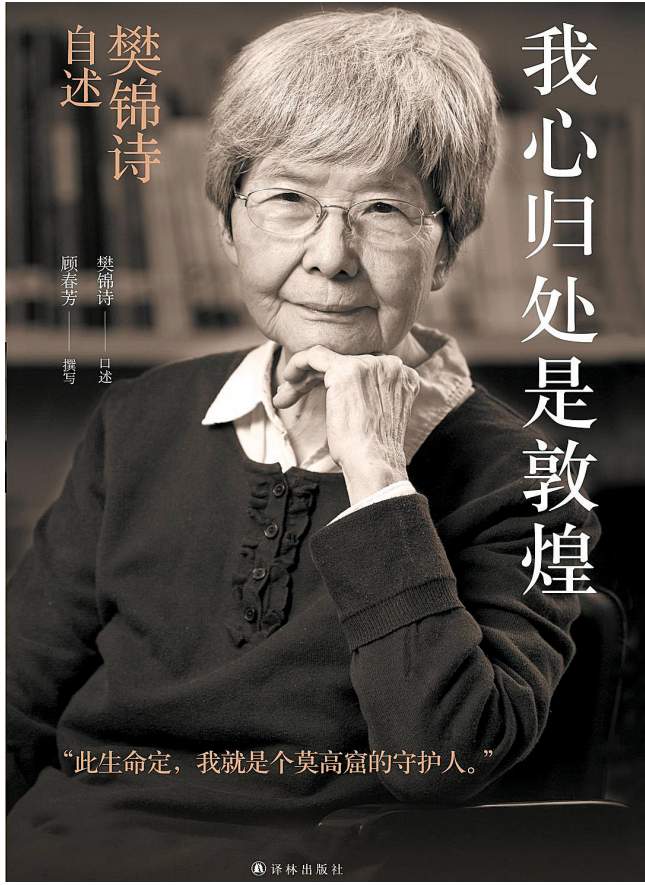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“书虫”朋友在听了我对深度数字阅读的“畅想”之后，反驳道：纸质读本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岂是电子书所能替代的？数字化阅读虽方便快捷，但纸质读本对于培养人的阅读习惯、专注力等，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而人们从翻阅中所获得的智慧，足以支撑每个人自然地散发出文化气质。另外，手捧一本书，仅翻动时纸与纸摩擦时所生出的优雅，就能让人的心头如被微风轻拂，这是电子书能做到吗？……

其实，传统纸质读本的阅读爱好者没必要为此烦恼，无论是传统的纸质阅读，还是深度化的数字阅读，关键在于阅读的兴趣和定力。深度化的数字阅读克服了传统纸质读本“厚重、易损、信息量有限”等载体上的局限，不仅随时随地随处可供人阅读，更重要的是，人们还能通过“听”声音、“看”视频等方式身临其境地“体验”书中的内容。故而，任何事情都该有一个通用的、两全其美的解决途径，现如今要做的，就是怎样去建立这个途径。所以，无论是手捧纸质读本阅读，还是用手机等设备“悦读”，只要懂得有取舍地认真“读”，书中所展现的内容便能与脑中的思想同频共振。阅读所蕴含的能量，可以热情与兴趣来激活，但更需恒心来延续。若将读书比作大浪淘沙，只有持之以恒地冲刷，不断探寻心灵的从容，才能获得深刻且愉悦的阅读体验。如能这样，你还会为怎样读书而犯愁吗？



敦煌的女儿樊锦诗

李凤玲
——读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



读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一书，我是几度落了泪的。热热的泪，热热地流。

樊锦诗出生于1938年，浙江杭州人。她生于北京，长于上海，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，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。

从1963年到2020年，这漫长的50多年时间里，樊锦诗一直守护在敦煌。她本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，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是一位工程师。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“诗”，是希望女儿饱读诗书。樊锦诗幼年病弱，甚至还差点病死于小儿麻痹。所以，当得知女儿被分配去敦煌时，父亲甚至还给领导写了一封信，想要说明女儿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去那里。但樊锦诗并没有将这封信上交，而是服从分配去了敦煌。
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一书，最打动我的，就是真实。樊锦诗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当时也并不想去敦煌。”

尽管已经在敦煌守护了50多年，但樊锦诗从来就没有高谈阔论地说过一句话，从最初的服从分配，到后来的人到中年，她其实也想过要离开。因为大漠孤烟，实在太过荒凉；因为夫妻分居两地，实在太多不便；因为地处偏远，耽搁了孩子的教育。但是，每当有了可以离开的机会时，樊锦诗都会经历一番不舍和挣扎，而每次挣扎过后，她还是选择了留下来。

也许，樊锦诗就是属于敦煌的。尽管条件异常艰苦，但是她却诗意